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萬時華

茂先江西南昌人
漑園集

與李小有

貨酒漿者捷得之貨。鼎彝彝者非千金不享。知造物位。置仁兄不淺。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巴吾集

與李小有

近日為序文所苦，日二三首，甚念台囑，會當了此。然序名士之文，正爾太矜。夫文豈矜之所得，而王者哉。矜不得工，而適以自難。此種實話，小有先生聽之，當不河漢也。

友人同嘆

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此觀堂集

與友人

過貴州，輒蒙相知，欵曲而弟去歲顛連之中，感此為尤深。然自甲戌之別，至昨不過四載，而地方繁懣頓

地氣太過，見道之言，先輩云：東南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處。此者可以悟矣。

殊豈富貴繁麗，所以用地氣者已太過，抑一時名士如林，山川轉換之意更進一局乎。台兄光景頗似不同前，而氣體高悅，不改其翩遷，殆山川相之矣。至近作疎密有致，而別着手眼處，針線全自學問中來，則地氣不能轉換，台兄但台兄為地氣討一轉換耳。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章柳州集

示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

權不可一日在人

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所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立權之道。

又

宗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為其氣之近盡也。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便善。陰便惡。故雖有汗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為已。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又

體骨難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即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又

中庸之士。載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汗下則不肖。先見品固有以勢高下者矣。

惡人僻行
陰道也死
近

善養性情所以承天

又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嗜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裕。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

又

制是器者常為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又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

人慎毋為氣所驅此中甚微

草木高至于日星。

又

立事而不效。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優。身之鬼神不足也。鑿者亦以已福愈人矣。

已福不足自愈安愈人

又

婦人有奇名。即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又

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

夫力自註曰予以恒

求無備于物物或傷之言此志感

此書機鋒大似國策持議嚴正則何愧一篇語錄也

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天備子集

初答臨川張侯書

別老父母後從吳甫令君接台諭即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別諭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台囑方擬削牘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便奏也本應躬叩緣榮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肖弟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丘畢之計樞謁必鞫半月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酸話不必縷縷

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

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

誦道德進聲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

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為

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

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

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

父母且蒞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

未見也施行而太倉之民家戶戶祝操此為券不卜

此老不輕薄人如此

入事處何
等質朴何
等古雅

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臯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僕。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臯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臯先生之

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

絕不傍借
一語而文
章自古自
非近代人
氣味此真
本事也

受先後來
畢竟以此
累幾致頌
身于子可
為苦口矣

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為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為臨川若有欲為老父母所為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丘尚有旬日留即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

先也。

楊以任

維節澹餘江西瑞金人

答程望尼

正思與台兄商今古之業而尊函適至。吾業可成矣。端簡諸公學問經濟曠世無兩。但其中一二大事復與所見所聞不同。蓋讀一人著述便足移人性情。隨人脚跟終無獨見。如身在甕中跳脫不出。須另換一副精神。另出一番手眼。方得耳目一新。識見亦長。所以讀書莫妙於能取。尤莫妙於能舍也。門下真讀書

惟苦心讀書人始能出此語維節殆自道

也

白雲禪師
偈曰山前
一片閒田
地又手叮
寧問祖翁
幾度賣來
還目買為
憐松竹引
清風正可
奉似孔居
士

人故以此相質見旻昭并以語之

孔大德 登小江西金谿人

與桂宣季

胡仲醇昨托家明允兄持畫易松大是韻事弟受易亦韻事也然不無黷然者以弟山居離索每讀書之餘有一二快意及古今種種不平事輒捉此老問之此老不答亦不嗔然潔清秀挺之氣拂拂撩人使人欣竦奔會今別去弟失此良友矣義當呼小奚掃月下花徑出桑落酒與此老為平原十日之飲然後以

安車蒲輪送之仲醇氏未晚也言之何如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作文不足豁千古霧濛使讀者眼光一閃何足浣染筆端

曾 畹 庭聞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岷瞻書

蒙教涇陽人謂畹不近人情然畹之不近人情豈猶夫人之近人情者哉天下之人軟媚滑熟奔走於豪

注詩文曰
通篇以不
近人情立
案開闔變

化段段有法
子瞻以詩文為習氣
宿業前代尚然况當
今乎則肥瞻亦非無
見者
當時同人
極服庭聞之不阿附
以成名然庭聞不應
後遂有張某起而應
之同一鄉人也人品

之懸殊若此

之魁強似退

貴家縮頸傷氣納交左右一意諛佞主人之所是者
委曲以鳴其是主人之所非者委曲以鳴其非天下
之人以為如此而後近乎人情也晚以為必如此而
近人情必不如此而亦非不近人情者也記束髮
從先大人遊於吳與天如受先維斗諸先生先後抗
行其時金沙諸子謂艾東鄉不近人情欲得豫章之
鄉之人而攻豫章謂此事非曾子不可舉而謀之於
晚頓首謝曰千子即可攻非晚之可攻也小子晚
與千子有同里之誼其近情與不近情雖晚不獲深

知然觀其於程朱訓詁之旨固自有得方今天子門
戶有禁立社有禁晚初納交天下士諸先生無我謀
也遂別去當時有怪余不近人情者至今三十年以
久矣毋怪乎今之人謂晚之不近人情也顧嘗語人
曰晚口吃吃似鄧士載性卞急似王藍田輕詆似謝
靈運納誨似王處仲放直似張徐州要皆合於古人
不與今人合也涇陽人謂晚之不近人情何其似知
我也晚行矣然終不敢以不近人情而不復言者以
此瞻筮仕之後得毋歉於學乎歐陽永叔得韓文於

尹師魯亦舉進士後。屺瞻乃謂今之視詩文者如瓦
釜然。今之視能詩文者。又不啻如傖父然。此言出之
市井。則可。出之屺瞻。則大不可也。屺瞻早掇一第。以
富强之年。肆其力於詩文。抑何所不至。而終日變動。
不自愛惜。居不安而食不飽。而徒以不近人情之言。
塞晚之口。垂天下之望。晚甚為屺瞻惜也。他日之人。
以屺瞻為不好學。而又以屺瞻與曾子交遊久。曾無
一言以好學進天下。後世之視晚為何如。而視屺瞻
又何如也。

答吳四書

丁向垣舉子文。僕再四反命不敢為。足下以向垣之
意強之。謂他人之言。不足以垂後世。子何可使塞下
事不傳也。語絕可聽。至於再三。僕不得已而為之。里
人既繕錦帳以進。向垣極口稱謝。聞有指其旁者曰。
此譏君也。向垣不再反顧。用筆抹撥以宴客。以簡賤
於僕噫。僕豈衆人所得而賤簡者耶。接札果然歸咎
於足下。閉門而詢之。宜也。雖然。僕之為文。結構起伏
頓挫。皆髣髴古人。不肯飾詞以欺天下。要使天下之

質向垣舉
子文見于
庭聞集中
是必傳之
作乃悞指
其為譏刺
所謂大得
意則大罵
也
汪荅文曰
好句法

體力甚健

汪茗文曰
此處極似
退之

人聞其言而咨嗟感慕而後已。此何足為眾人道。但其謂僕有譏彈之詞。不宜直發其隱。此尤可笑。齊桓公謂叔牙曰。何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爵而進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無忘夫子之言。信斯言也。人臣對君。亦非諛佞之所宜出。况其下乎。且向垣孝友之事最著。天地鬼神陰牖其衷。既使僕之文有以見於世。苟有肝心者。讀之涕沾袍。惟恐其腕一格格。不得雪白。乃其所見

在此不在彼。此洵非眾人之過也。固亦其文之不至也。昔楊雄所為經。門人侯芭謂其過周易。而班固用以覆甕。韓昌黎大奇之文。世人大怪之。小奇者小怪之。他如薛大順文有氣力。擢第為武人。作書奏軍中。傳以為笑。僕不逮古人遠矣。何足怪哉。

答人

伴來正弟小恙後。精神惘惘。耳聾目眩。不能語時。甫定。取來稿削方筆墨視之。乃觀察胥徒也。是其人能傾鄉里者耶。能傾民社者耶。能傾國法者耶。未可知。

非其人不可
其為其文
日侍不薄
看斯文關

文多奇致
足警昏徒
然吏正有
可自壽之
理獨不見
于公之門
高乎此又
一說也

也。余雖不敢以西土之人度山東之吏。然而庶人工商之業雖賤。而可以長年。未聞刀筆筐篋之中。有仁壽焉。所當與日者。奉祠弟子之文。同日絕之者也。若以足下之命。不獲辭為之祝。曰。五福之先為壽。六極之先為凶。短折其壽也。凶也。吏自為之。而非自天為之也。吾無以為若壽也。為之祝。曰。考終命而已。夫吏莫富而貧。吏莫康寧而憂極也。天將以福報之。吏舞文弄法。而弱則六極之事皆備。天雖錫之福。而吏不受也。吏不受。而曰。予攸好德。日取士君子之文。而樂

誦之。其何辭於考終命乎。

陳孝逸

少游江西臨川人
癡山南邨集

遺稿

與徐仲光

僕問平叔。後代四六之文。備於東京。遂開六朝。信乎。

平叔曰。不然。書見之矣。嘗讀咸有一德。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等句。悟四六所從起。予乃急應。日子言起我。且如周書除八誥諸篇外。如君牙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凡屬朝廷策命之文。皆近此體。裁始知諸文字程式。自有原委。而後世詩歌。以為不

通儒之論
不似小家
動生區別

當雜樂府填辭語者。雖雅俗致辨。不得不爾。然自其
初論之實。亦一物而屢遷耳。

又

從平叔造游公大南原。家平生在此焉。平叔論古今春
秋家聚訟紛紛。皆因夸大而然。則自孟子天子之事。
一語始。仲尼大聖當六莠殘缺之餘。慨然整理。特取
一魯史修之。何乃言天子之事。若謂誅賞予奪擬乎
大權。則細考其書褒貶之辭。甚微。何有干權召議。因
其書止於魯史之舊文。求其說而不得。則又以爲以

天子之事與魯而魯周公之後也。因見其天王出居
宰咺書名。王不稱天。則又以爲春秋以天自處。而禮
所謂羣臣稱天以誅之義也。夫行天子之事。尚且招
罪。以天自處。益無忌憚矣。公大平生力辨平叔。子不
畏諸君子在天之靈耶。予微笑不答。公大曰。少游定
云何。勿但皮裏陽秋也。僕曰。吾將壁上觀師。君有言
則逸固傅生左袒。請爲君暢道之。以聖賢而修起舊
文。何其正大。以匹夫而操持賞罰。何其迂回。原其失
在於不知文字之褒貶。本不當與袞鉞之誅賞同例。

正明允之論使不能置辯然明允一論文筆之奇千古所不能沒古人好文字正不得以命旨過當而輕之此古人身分也

而觀也夫褒貶者公論也後之有史才者值事編年苟非闖茸庸儕亦必自立義例有所升降班固范曄尚未缺如况以孔子之聖乎孔子修一魯史即為天子之事則司馬溫公朱文公成通鑑綱目予奪百代可謂上帝之事乎如云孔子予奪權衡至公至當可以上承天道下法帝王則凡作史者豈皆顛倒是非如委巷之談乎立史之意原自如此但史非盡善耳故讀春秋者夸大其辭未有不以其說自賊者平叔之論非惟實獲我心即起孟子於今日何獨不爾公

以為然否

答劉千里

劉先生亦知豫章有陳

孝逸平

亡賴少同阿兄興

霸讀父書從事進士業十七八年所不成老冉冉將

至遂復棄去興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

熱輒罵古偽豪傑不中一文錢意欲帶國家將軍印

樹功名如王新建一吐三百年儒生氣其志也後乃

以悲憤卒庶幾哉不負素期矣

逸

本無足言者自乙

酉謝故袍棲遲窮谷頗挾發先代賢碩源流芳澤之

慷慨之氣俱異於一味粗豪者

所處使其精神煥名山。俟來者則瑣瑣所爲功。身亦
有小披寫數種。遠莫能致。顧念千古以上之人。千古
以下之人。風流韻采。猶有曠世而相感者。何必腕目
交贊。然後爲知心也。乎。讀長翰。依稀想見其爲人。浩
魄。遠衷。望光。知愫。恨與斯人同時。而不得騎馬把臂。
共。世。外。之。山。川。其。爲。咨。嗟。悵。快。何。如。也。江。漢。英。靈。平
生拜手。豈其地氣使然。所謂樂取氣類者。天性矣。

與朱太寰

頻加分袂。代乏村塾者數載。癡山非字。竟是會稽王
矣。猶憶六七年前。尚似一豪人。呼鷹古壘。截虎平川。
滿懷英壯。抹除不盡。而今髣髴。面影羞入鏡中。已乎
哉。思與公作天台采藥翁耳。

答竺庵

我公八面玲瓏。無物不了。輒敢寫其近概。情見乎辭。
自念書卷痼疾。把弄無休。雖我公有命。不能作愚。惜
神仙也。然和尚諸筆。騷雄灑脫。爲美女。爲將軍。又何
以故。兩家且自平善。勿多言。

與某

作別調真
有一種異
氣當人意
中

極詳近狀。又于尊集中知吾兄百罹羅罟。徵夏侯色者。當于霹靂碎衣之際。肉視虎狼。冰顧鼎鑊。出入吉凶。莫或害之。丈夫哉。

與楊本張

今年叫斷舌。本依然。臣朔驚樵亂釣。此地實有之。然無。關。乃。公。喫。著。事。昨。有。東。逸。者。曰。將。軍。百。戰。身。名。烈。畢。竟。新。息。壺。頭。不。如。少。游。下。澤。蓋。嘲。弟。以。塾。師。為。一。場。職。業。似。炊。者。勞。薪。不。辦。作。閒。也。逸。則。愚。矣。却。笑。諸。公。草。草。飯。未。必。足。則。又。何。也。敬。聞。之。吾。兄。求。其。一。解。

筆下古趣
森動令人
別有賞會

劉遇奇

崛膺翁廬江西廬陵人
慎餘堂文集

與新登第友人

前輩有云。高官顯位。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有不快活處。我輩處今日而登一第。政大類是然。世人莫不欲着此新鞋襪。非有它也。總是在天地間作穿鞋襪人。亦須從此一過。否則蹤跡遍天下。到底是不識好樣子鞋襪人。但此新鞋襪。即愛之惜之。不過半載幾月。爾過此。又有好樣子矣。須是穿新的。樣子牢定。脚跟依然。作舊的。受用此中。亦自有快活處也。

打譚語中
有手筆在
焉元人雜
劇科白未
始不與左
馬同一法
力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弟爲諸生時，閉戶讀書，不喜逢迎，見人輒畏。昔人謂做秀才時，如處女要怕人，差可不愧爾。然歸妹愆期，有遲歸之嘆，猶不免見人含羞。但念此等婦，縱不能克拓人家業，亦不至敗壞人家事。弟與兄爲一母之女，固有同心也。但兄處難處之家，蕭然寥寂，作無米之炊，更覺棘手。然漸次養活此一家人，使一家人受主母之福，則主母亦受彼蒼之眷矣。若翁姑以上或不亮之，雜然繩之，則付之適然之數可也。弟見此境

界欲蓬頭垢面，作閒散之老婦，但恐有迫而起之者，則不知向誰門第托身。家事敗壞，到處皆然，殊可憂爾。

與友人

南雪見日卽化，北雪異是冰凝如鐵，雖承風日亦未見有簷滴聚流也。意雪本寒氣結於半天下而爲雪，既成此光潔之品，不欲復混而流於塵塹穢溝之中。此雪晶也。吾兄端亮清迥，邁乎流俗之上，從此冰壺玉壑，益勵其操，願光潔自如，成此上品。

文至不必
以理路繩

之斯爲妙

黃國琦 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夫子長貧又在客中，乃有厚貽，是綺園而損商顏之
芝矣。其腹果然，其中慊然。

徐芳 再見

答羅搏上先生

仲光之筆勝人者在
一爽然爽者不難于一馮千里而難于千

正伯令孫每試出人頭地，可喜。讀其文，居然雞羣雀也。雖資學弗凡，亦縹緲峰頭，別有衣鉢在。但恐他日壓倒眉山，有虧孫順耳。吾師竟當退一步以讓之。可

回萬折此子所以獨心醉于仲光也

也。且天命在吾，吾為眉山足矣。老師諸試，執久已誦而評之。緣病未獲寄致，邇來尋索，不知入誰氏篋矣。慢藏有戒，文不與焉。獨吾師之文，其媒盜乃更捷於金珠貝玉也。異哉。

答傅瀛賓 戊子

弟賦性淺褊，于當世之務，又復闇昧弗達。向來嚶嚶，曉曉，非敢自鳴孤激，亦以同室之鬪，義無坐視。究竟絲髮奚裨，祇添一種罪案耳。扼豺虎之吭，而奪之食，為念雖切，識者笑其愚矣。自昔皆然，不止今日也。且

惟冷人能
作熱語今
人但能作
不冷不熱
語耳

夫楚狂沮溺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熱人熱極矣。而無如何則不得不歸於冷耳。極熱必極冷。此乘桴之所以嘆也。

與王公憲

憇龍山靈。望年兄杖履久矣。不意以隣士。梧酒遂失。擁篲及犇峰。騁望而羽駕縹緲。已在雲間矣。昔有士求仙者。犇走延竚十年不遇。一日入山。仙人坐樹上。士狂喜頂禮。瞥而美人過其傍。士迴眸眺之。而樹上之仙忽從此失矣。弟之事類此。弟于年兄坐不知士

既遇仙而眺美人。此處負弟一着。然士遇仙雖失仙。而得美人。要不爲無見。弟無士之得而徒有其失。此處負士又不止一着也。

與陳公奏

積雨已自惱人。况是空山獨客。不有溪寺一行。此年春色。又付流水矣。惕菴小寓甚佳。他處尋求。未必更勝。固宜安妥小住。擇善從之。無草草也。每笑吾輩藏身自謂已固。然使人踪跡立至。亦不可解。韓伯休賣藥于市。自謂逃名。豈意名在小女子口。然則向來二

解脫門即
是秘密法

十年皆掩耳之鈴耳。故近來別有解脫門。無秘密法。止有安閒法。不住色聲艷鬧之場。即秘密也。有時槁木枯坐。有時野鶴羣遊。靜則土室袁闕。動則五嶽禽向。此安閒法也。僕患難以來。心病尤甚。因病覓方。不過如此已。

寄林孔碩

弟旦夕待盡之人耳。顛連摧憊狀。不足瑣述。蓋嘗總大致計之一歲之中。圖史之傍。一山水之間。二餘皆繩牀藥椀。據而有之耳。是人于天地內。知復能幾年。

直是無可
奈何

活然所永矢弗諼者。人盡鬧。即不敢不寂。人盡腴。即不敢不枯。人盡傲而笑。即不敢不呻吟。人盡康莊而馳。即不敢不連蹇。蓋所不可知者。居易俟之所。必不忍渝者。守死以之而已。如此者。誠不自知。何如舉向故人。果有一當焉否也。無限積悰。思一自致。不得適栖公南還。喜而附此。

寄答峽江曾二槐

家本貧約。自庚辰倖第。官紳之費。日以繁困。入閩之後。窮窘益增。行者櫛于寇盜。無尺布之餘。居者括于

兵戎無粒米之積。流離饑凍。舉室嗷然。存活既艱。棄捐未忍。加以先人送死之役。墓隧之費。凡皆親友過念。佐而恤之。例微托于沿門。義無傷於搖尾。若夫人間。嗥蹴戶外。肥甘持此。頗嚴未嘗一滓。自以挂籍。方外。終不敢覲面。人間。况頗負生平。尺寸之節。遊當世大賢之門。餘生已非其心。毀行將何以忍。故雖故知舊好。當路亦有其人。贈麥解驂。達者亦有其義。而摧藏辟匿。彌遠益深。溝壑未忘。守死而已。此又區區小諒。無足向高人道。所以細瑣一及者。欲先生知其辛苦。砥礪不敢辱故人。以負地下之意耳。嗟乎。人生數十年。波頹丸跳。漚起電滅之狀。亦誠無幾矣。前者若已。罷之劇餘。歡了無可尋。後者若方。爭之棋苦。算亦復奚益。寂與喧相轂。榮與落相徵。成與壞相循。悲與愉相倚。瞿曇氏所謂幻夢影泡之旨。以理推之。斷斷其不惑矣。知足下不河漢此言也。

答湯惕菴

丙午

祝頌同而亦小異。頌生于愛。祝生于愛。且畏愛其人。之利已而願其長存。則祝畏其人之利已者去已而

欲保其長存則又祝。祝非有益也。知其未必有益而必且祝之者則其情之至也。三多九如。造語皆極荒唐。三代以上無謾人。六經之中斥佞語而聖人且存之者許其情察其誠也。後世不得已而頌無所愛畏而祝是名套舉。套舉斯可已矣。來示所示先世壽屏之文。後人且以苴履事實有之。然其子若孫亦可知矣。且非其人之行不足以傳。則文者之言無足重也。如以退之子瞻之文而頌裴中立。范希文。司馬君實。諸公之人其言固至今存。未有讀之而不知勸者也。

於此等小事顯出大文章

何爲不可如楊菴。今者固卓然可頌之人。而自我輩同人以逮里黨童叟。其愛而私之。而願其百年亦皆翕然出于至誠。假令有退之子瞻其人。操觚屬辭。稱揚徽懿。以表一時緇衣之好。豈不盛乎。惜哉。此事大難而楊菴且別有懷思。惘然引避。甚者以爲浮言套舉。欲用維揚已事。一切炬火待之。則雖有退之子瞻之文。與人亦將踉蹌而不得進。况其卑卑無足輕重者乎。然以弟平心折之。言之套者固可不煩。而果其情之誠者亦不可以概抑。古有兩無字碑。一生平多

殘唐晚宋
有此等情
事無此等
文筆

取無肯操筆。一功德甚崇。不勝紀述。因俱闕之。夫真
頌。祝之。言之。不易。自昔然也。而使豐功大業。與無堪
齒錄之人。同一廢置。亦過也。人情日異。不但人世快
心之事。遇之便覺神傷。且脂竭髓枯。無從更爲潤澤。
終老長計。堅守貧拙而已。不儉必不能貧。儉小事不
儉大事。貧亦終不能守。而習俗既久。尚文侈而憎樸
嗇。非如守戒行僧。硜硜矻矻。蒙醜詆甘。笑罵孤立。矯
持萬萬。不可。昨者手諭懇到。語語藥石。謹特爲拈出。
與鄉黨親友。日夕誦之。

與郟陸奕

弟以愁瘁積久。感傷心之疾。每夕煩苦不寐。呻吟之
聲。恒自夢魂中起。或笑聞一言。觸一怒。注一思。方寸
中。輒如健足人。踏春杵。上下擣撞。不歇。直有一物欲
向心窩中跳出。聽之霍霍。有響。當此之時。舉體悶眩。
如將殞絕。謀之醫人。謂是心血枯盡。非藥力所及。若
不亟加保護。將來恐有膏肓不測之慮。因大怖畏。持
硬面戒。後此一切應酬筆墨。以及文字著作之緣。盡
行剗斷。惟晨夕小樓。伏處俟命而已。蓋我所以應人。

文人垂老
多有此病

新陳集 卷之五
之求者原恃此身。今心病成身將不吾有矣。若又橫加戕斲。以性命徇情面。知者不爲賢者。亦不忍也。且天下傷生之具。酒色而外。莫如文字。慾令精竭。思令神竭。長吉之死。嘔心視長卿之死。消渴更早。更速。弟生平心血。嘔已盡矣。則凡以文字督我者。皆酖毒我者也。幸陸奕爲諸同人。徧喻之。後此勿更以文字酖我。我則真知我憐我者也。

又

昔人以西子汎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爲千古英雄

於才情縱
宕中獨有
一種逸氣
游行無艱
難迫促之
狀

麗人第一結局。以其韜遜最早。不留末後一段示人也。弟謂此亦各有時數。不必盡同。譬之燕飲。終無不罷散者。幸而賓主欸洽。揖讓以退。善矣。不幸而主人倦酒。或有猖狂罵座之客。中席而起。則抽身以退。亦其固然。奚爲不可。必洩忍跼踏與非我儔類之人。狼籍終事。以爲善于結局。謬矣。且雖坐無歡。見容之苦。未必不甚于見逐也。陸奕今日事。正類此。白頭老婦。色衰神悴。尚復脂粉膏沐。與少年行爭妍競態。聽輕薄子之品題目笑。亦復何味。此其宜爲逃席之客久。

矣。自不能割棄。幸有人焉。引而出之。斷羈截勒。以遊于超逸。放曠。此真愛我者也。又奚快焉。班婕妤。好雁飛燕之謗。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遂終奉陵園以老。韓蘄王。既罷樞柄。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絕口不談兵事。此兩人者。于初終炎寂之變。可謂淡然自適者矣。然後之稱女德者。未嘗不推婕妤之賢。考古名將之令終者。卽莫不尚蘄王之達。兩人之結局如此。又豈出五湖青城山下也。夫陸奕之困。諸生三十四年。亦已久矣。其所以束縛其身心。屈折其頸項。

腰膝者。不啻繚籠網罟之牢。絡拘制。幸而去之。猶鳥之翀。漢魚之入淵也。可賀孰甚焉。今日爲陸奕解。爲西子平仲。不成爲班婕妤。好韓蘄王。可矣。若復留連繫戀。以棄置之身。重希禮遇。無論今日事勢。非徒口之所能濟。卽令事有可爲。是長信退老之人。而乞憐于趙家姊妹。爲蘄王者。不之西湖而走秦長脚之門也。故弟竊以爲不可。

寄李太虛先輩

往先生有命。以作傳之役。見屬。非敢忘之。以枯索之

讀此悚然

胸焚硯日久。又苦貧俗交驅。不得不以青烏小技。博飯于外。犇走疲繭。此事都廢。昔顧凱之之畫。必天日清霽。涼炎交適。乃登層樓之上。閉戶去梯。而染毫焉。非其時也。未嘗輕着一筆。畫小藝耳。其矜重不苟。尚復如此。况文章千古。事先生之傳。又一代最有關係之作。可于塵濁喧沓之際。草率就之乎。其逡巡愈久而筆愈不得下者。亦矜重之情然也。載觀古之善爲文者。其稱引誦述。皆不務爲溢譽。而必與其人之生平相權度。雖輕重詳略之。各有其法。要使傳者無譏

就一喻言
便作幾層
折以盡其
意

而受之者不忤。故言出而信服于世。譬寫生者。色之黔皙。膚之豐癯。軀幹髯髮之短長。多少一以其人之質還之。而神情韻度。始可進而求也。郭令公命周昉寫其壻趙侍郎從之貌。以示其女。便呼趙郎。荀勗潛圖鍾太傅像于新宅之門。二鍾見之。卽感慟。廢宅無他。其狀貌逼真。雖欲不喜而譁笑。悲而嗟咽。不可得也。今之爲文者。鋪張塗綴。不度其宜。稱之何如。而惟誇是務。言詩則王孟避席。論文則韓歐比肩。徵品業則姚宋范韓之不足言。語學行則曾閔周程之無以

過如寫生之家眉目膚體略無肖似。惟作一魁偉之軀。妍好之面而已。雖其子弟至親。尚茫然不自辨識。况可出示他人而傳之于後耶。故近世之文之。不古若以其好譽而格卑也。而使不出于是。又無以饜其人之求甚。或以此得過。故作者苦焉。若先生者。固深于古文詞。而具千古之識者。世俗浮諛之言。知不以此相督。故昨所擬稿。不敢枝蔓其辭。而微參以史斷之例。所不知者。闕之。蓋將以求先生之真。而期為可述也。且人之所以傳。原不必多得一二大端之卓然者。而其人已不朽矣。寇萊公為宋名士。惟是澶淵畫策一事。而天書附會。燭淚成堆之類。前史亦並記之。以其不必諱也。先生之生平。高出于俗甚多。而今日所痛惜。後世所感歎。而不能已者。乃在南遷一議。故特為詳列焉。所謂從其大而餘可以不瑣瑣也。惟是處境甚惡。日在塵濁喧沓中。求如凱之之層樓暇日。經營極致。固不可得。而手筆庸下。則其才分有所限矣。呈向先生。其堪受大匠之繩削否也。

画理史法
于此具見
精能

正意如此
前之一大
篇盤旋此
意耳

答靜菴 巳酉

寫得有趣

道盡近態
知此可懲
奔走之勞

弟十年前過吳門持刺訪一二故知閹人輒報曰江北去矣問何時歸曰兩三月弟笑曰告爾主人勿憂便在江南我亦不暇尋便十數日我亦不能耐久候也自是所至不復投一刺有以看山枉顧者則報之召則赴之而已蓋此時顯者之家門首各有一江北去之老閹人持一副硬面皮向四方賓朋相抵塞就令閹人昌罪入之而窮冬花果園中安得更更有桃李棗栗之零餘未咽者以待他人之乞索乎則往將益困不如存我懷中之刺善也所命兩俱無着近者久

已不通剝啄遠者聞邇亦厭客授意閹人蓋有先我而困者矣弟不敢以已所不欲者施人自謝責而反以一紙套書為遠道之襪被累也至論今日長策非沿門一鉢則必於陵仲子嚴君平韓伯休東湖蘇雲卿數子之間擇一術焉雖艱苦而猶不至失已失人且可以得食而不困焉惟道兄自酌

彭士望 躬菴江西南昌人家寧都

示兒壻

少年須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從地茁出天氣

少年不可
不知

渾舍只滋根。土美悶春融。絕無雕飾。自會發生盛大。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餘。發泄多岐。本地單薄。專力爲己。飾意待人。展轉倣摹。人各自爲。過失莫知。患難莫救。殖落歲逝。竟成孤立。千年之木華。盡一朝良可惜也。

其二

今之少年。私相講習。成一學術。或穉而兒嬉。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爭忌。或角慧而夸奇。或狎褻而成頑。比或怨謗而致寇仇。凡此數端。俱足以消磨歲月。剝

真苦口良藥

削元氣。所營在分寸之間。其失有千里之謬。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騁轡求歸。爲途已遠。坐是滅沒。十八九也。何如出門之初。卽持履錯之敬。人必求其勝己。言不畏乎逆心。恒自反其才之所不及。而無諱其力之所不能。以謙爲基。以厚爲城。寬爲之居。坦爲之行。無以愛憎敗其德。無以智詐汨其靈。惟勉勉以求益。非汲汲於知名。夫是謂之造小子而成大人。

其三

少年所兼擅者。時日精神。物力境地。父母俱存。衣食

此輩滿眼
皆是

粗給血氣克足。年力優富。人生快事。孰踰于此。而攻
取之者。百端並出。有初開之嗜慾。有乍嘗之勢利。有
雜至之人情。有尖出之童慧。加之有欲速成之父兄。
語之以間雜。使之以碎細。訓之以詭滑。堅之以強狠。
以此爲持家之秘奧。而誤用其聰明。有不端方之師。
長芬華以誘悅。意指以逢迎。耳目以窒梏。才具以陷
溺。以此爲入世之續衡。而殺人於誦習。奕世相傳。羣
盲互引。浸潤淪胥。莫可殫極。又其甚者。生長世祿。踐
歷仕宦。見聞益濶。機智益深。交遊益多。摧陷益橫。罟
罟密於笑談。戈矛銛於拱揖。口語則冬雪夏零。形容
則烏雞鵠白。講張爲幻。阻深若淵。勢日益崇。身日益
賤。國破家從。君亡名戮。載籍所記。比比然也。此皆先
入之爲主。旣已差於毫釐。及後事之備。嘗仍竊取其
故智。士習不更。氣運不變。童蒙不樸。師訟不衰。厝火
積薪。恬臥其上。煮鵠淬劍。甘食其中。靡哲不愚。可哀
也已。

其四

少年胸中。最宜分別塗向。有千古之塗向。有目前之

領略大難

塗向有不終日之塗向。而其中甘苦難易。成敗美惡。之分殊焉。驟語之以千古。既寥濶而不可信。而至之者。非一蹴之功。其事勞苦。其境寂寞。其味苦淡。其名沉晦。此非有上智之根。百折不回之力。不世出之人。師不撓惑之父母。置之莊嶽。屏絕衆咻。沉酣于古今之聖豪。鑒閱于常變之理事。示成敗如別色。稔得失如過籌。冬可不爐。夏可不扇。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如是者。亦有年。亦既莊莊。其能立矣。而後與之出而遊。世路之炎蒸。周人情之龐僞。觀山川之險易。考風氣之勁柔。紛投之而不厭。卒試之而不驚。歆誘之而不亂。撼辱之而不移。如是。而其人始可任將相。屬大事。退亦足爲振古希世之人。豪而其父母師長。亦必爲令名之歸。俯視世榮。蚊蚋鼓鬧。猶糞土也。而世之人。輒好言目前憂衣食。畏刑戮。耻卑賤。慚謗議。大則望科目。小則志諸生。以優于鄉。而安于室。如是已耳。其子弟志意之欲就乎此者。分塗而趨。亦何足恠。其資秉之邁越者。使之貼耳。稅文。眠蹄帖括。習于軟靡爛熟之辭。設爲酒肆優場之具。剪削才智。就一諸生科。

縱筆所之
俱成不刊
之論

歲并嚴日遷時樣。省門之令。爍金沸湯。一字誤觸。身
家糜爛。就使落躋科甲。待次宰牧。逋賦橫徵。層累疊
出。火烈四揚。驅之入甕。仰藥自繫。屢入見聞。囚繫破
家。便爲輕事。前所爲憂。貧耻賤畏。禍慚譏而匍匐赴
之。幸一得當者。思避此患也。身日富貴。宜避之者。日
遠而就之者。反近不惟近之。而更入之。入之而更不
得出。向之欲求安于目前者。今反不如負販輿僕。昏
愚不肖之子弟。號爲讀書。濫厠膠序。挾持釜鍾。招搖
市里。徵逐嬉遊。歌呼博塞。蜉蝣朝夕。醉夢死生。其所
爲。不終日之計。猶勝于吾之目前也。此所謂剜肉做
瘡。飲藥發病。求穩勝而適以自戕。皆目前之說誤之
也。惟訪之于被罪釋歸之人。危機交迫之際。而後知
吾言之爲痛。他不知也。

其五

少年切已之事。無過讀書交友。而友不泛交。書不徒
讀。當求其真益實用之所在。書之經。讀十三焉。書之
史。讀十七焉。史之治。讀十三焉。史之亂。讀十七焉。而
古今之人與事。其見之于書者。言其人之甚肖。不過

此為取友之極則

如燈影取像就壁而摹。顧願言其事之極親。不過如家緣簿錄。按籍而稽。條件其神明。出語言文字之外。變化在鬼神意象之先。書不可得而悉也。其他之捫籥聞鐘。以為日如射覆。然不必讀也。道德之友與之俱焉。經術之友與之行焉。經術宜古與為居焉。經術宜今與為行焉。而才識之體與用。其取之于友者。觀其體之所具。揮鋤不顧。能銖視問鼎之三分。觀其用之所優。屐履得宜。能衝折投鞭之百萬。其氣量有剛柔動靜之分。幹濟有奇正經權之異。友不可得而概也。其他之畫鬼魅說龍肉。以自神。如搏影。然不足交也。而其要尤必反之。吾身吾為水火。而燥濕自就。吾為龍虎。而風雲自從。吾鑑空而形無蔽匿。吾表正而景不偏邪。吾愛駿骨而千里之馬來。吾式怒蛙而萬夫之乘至。則身之不可不立也。此吾為子弟之秀。而實其腹虛其心言之也。

曾傳燦 青藜江西寧都人

與周計百

還山抱疴痔蟲館後者已閱數月。主人甚瘠。客寄終

筆意亦酷
肖坡公

不。肯。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為。宵。小。所。侮。雀
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者。雷。頤。雖。澹。澤。忿。難。
懲。縱。疽。不。發。背。而。瘡。自。縮。腸。耳。

答劉石潭

寄。居。古。剎。玉。塵。清。泉。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
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樵。蘇。不。爨。負。暄。而。已。遠。
承。惠。問。感。愧。如。何。

結隣集卷之五終



